

回應中國南向戰略之對策

顏建發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副主委

摘 要

自美國啟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以來，中國見識到美國軍力之強盛，中國領導人深知與美國從事正面對抗不切實際，於是回到鄧小平時代所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的主軸，並「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之計謀，致力於自身的發展的戰略，而展開一種以經濟發展和睦鄰政策為最優先的總體對外戰略。中國企圖拉攏東南亞，就戰略的意義而言，這是強化自身與美日分庭抗禮的本錢。2001年11月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請加入的前夕不久中國順利地與東協國家簽署了2010年可以完成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中國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便深具戰略意涵。順此態勢，中國也在其內部施行相同的策略佈局，與香港和澳門相繼推出所謂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及9個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區(“9+2”)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無疑地中國經濟的南向擴張對於台灣構成一種戰略性的包圍與孤立。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國一直有意透過軟硬兩手的慣有策略，以經濟的鎖鍊與政治的絞繩，將台灣逐步緊縮誘入其圈套，而加以主宰。誠然，台灣無法著力於中國與東協之間自由貿易區的建構過程，但台灣應積極著力多邊，而從中利用中國與各國的矛盾中獲取得以發展的空間。「台灣」雖被排除，「台商」卻未被排除。因此，如何打造台灣成為台灣進軍世界舞台的後勤支援與運籌帷幄的大本營，是我們可以給予正面思考的戰略方向。

關鍵字：韜光養晦、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東協自由貿易、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泛珠三角經濟區、台商

壹、中國經濟戰略的政治考量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隨著九五、十五計畫的推動，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諸多領域，迅速地多角化展開，十幾年下來，中國在東亞產業體系中的地位已有所提高，目前被公認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從發展理論的「雁行模式」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即是繼四小龍之後而起飛的新興經濟體。雁行模式成為東亞區域內產業迴圈和連鎖變化得以進行的機制，並導致東亞各國產業不斷向更高層次轉換，進而使各國的經濟依次起飛。中國做為亞太國家，不僅沒有例外於此，同時，更由於其改革與開放的大幅開展，而成為世界經濟的磁吸中心。除此之外，中國內部也依著雁行模式將產業由沿海城市往內陸遞移。過去這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長足進展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容否認地，中國崛起卻也對美日形成潛在的威脅，尤其近年來中國軍事擴張而預算支出呈兩位數成長，讓國際社會難以相信和平的崛起需伴隨如此快速的軍事擴張。近來美日加深了對中國崛起的戒心，不能說沒有根據。

然而，自美國啟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以來，中國果然見識到美國軍力之強盛，中國深知與美國從事正面對抗不切實際，將得不償失，弊多於利。中國領導人以為，在這種高度變動的大環境下，中國如要有更長遠的圖謀，必須回到鄧小平時代所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的主軸。順此調性，中國的總體對外戰略，將以經濟發展和睦鄰政策為最優先。鄧小平時代藉「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以致力於自身的發展的戰略，將被奉為最高的指導原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說過「以大局為重，在原則上的問題堅持，非關原則上的問題可以放一放」，可視為是鄧小平戰略哲學的引伸，而鄧小平欽點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所謂的「和平發展的道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也是與鄧小平方針一脈相承，其內涵在於：以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在外交上則努力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週邊環境。換言之，是一種以經濟發展和睦鄰政策為最優先的總體對外戰略。

但，長期而言，經濟發展和睦鄰政策等韜光養晦的作為，最終所圖為何？很明顯地，近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全球化佈局以及透過美中互動架構來處理兩岸關係的作為，已顯露了中國正以鴨子划水的姿態向外擴張。北京領導人擔憂，美國在尋求一個支配性的戰略地位箝制中國權力的成長，進而「分化中國、西化中國」。由 1995 年至 1996 年中國對台灣海外發射導彈期間，美國積極介入的經驗看來，北京這種擔憂是合理的。而就長程的觀點來看，北京也擔心日本的軍事擴張。而以當前中國的經濟與國際政治實力來看，中國若想與美國分庭抗禮，仍有段充滿艱辛的路要走。中國企圖拉攏東南亞，就戰略的意義而言，這是強化自身與美日分庭抗禮的本錢。

從中國的發展戰略來看，發展經濟，提升綜合國力、對外擴張以及統一台灣是並行而不悖的。統一台灣是其最終稱霸世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統一台灣也有助其完成稱霸世界的最終目標。在這種思考下，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戰略呈現下列

三個方向：

(一) 藉美壓台：今(2005)年 10 月 9 日胡錦濤在紐約會布希時，還特別提議要求在守護台海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反對台獨上，美國跟中國站在同一邊。中國企圖拉近與美國的關係而阻絕台灣通往美國之路。

(二) 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一方面，中國與東協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但也同時施壓亞太週邊國家不得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逼使台灣逐漸邊陲化，另一方面，在國際的活動空間將築起高牆，滴水不漏、無所不用其極地圍堵台灣，包括聯合國的參與案與台海和平案、WHA（世界衛生大會）、台灣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台灣元首或政府高層出訪、乃至於打壓台灣在海外的非政治性活動。

(三) 在兩岸間推展反獨促統計謀：在經濟上，自 2002 年起，中國推動與香港和澳門間類似自由貿易區，所謂的「更緊密經貿夥伴關係的安排」(CEPA)。不僅如此，中國又於 2004 年 6 月初 9 個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區(“9+2”)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透過這些類似自由貿易區的措施，中國企圖強化與東協區域的整合以及其國內南方省分與港澳之間的經濟整合，最後誘使台灣加入。在對台的統戰策略上，北京藉由「拉藍打綠」、「分化淡綠與深綠」等策略製造台灣內部分歧，一方面，積極籠絡登陸的台灣人，包括台商與台生，另一方面，與泛藍建立了政黨交流平台，並透過泛藍在立法院的優勢，監督和制約台灣的執政當局，阻絕其通往台獨之路。透過對於台灣的戰略性的包圍與孤立，以及藉由經貿、軟硬兩手的慣有策略，中國欲將台灣逐步緊縮誘入其圈套。可以說，將台灣編入其體系而對它進行主宰，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動機的發軔，也是最終目標的依歸。

貳、中國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意涵

在1980到1990年代的亞太產業分工中，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同屬於雁行理論或梯度理論的邊陲市場。然而，自1990年初以來，外資流入中國急遽上升，相反地，外資流入東協五國的數量卻不再成長。金融風暴前，東協五國(新、菲、馬、印、泰)製造業成品在美國市場佔有率高出中國許多。風暴後，東協外銷不振，中國取而代之。在金融風暴期間，外貿依存越大，受傷越大。東協乃外貿依存的經濟體，其災情可想而知。1998年下半年歐美的經濟榮景，使東協五國逐漸走出風暴，東協五國經濟開始慢慢回升。1999年只有印尼成長掛零。然而，好景不常。2000年年底國際性的網路泡沫化，使得東協五國再度下跌。相反地，亞洲金融風暴的肆虐，以及新經濟的崛起，反而改變了中國在亞太分工上的地位。在1997年至1999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政府挺住人民幣不貶值，使得經濟穩定得以維繫；而以通訊、電子與網際網路為主軸的新經濟自1990年中大肆崛起，中國既擁有外銷的製造能力，而且本身即是個巨大的市場，因此，在度過了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不僅倖存下來，且明顯地躍升到半邊陲的位置。相反地，東南亞國家卻深受

其苦，逐漸淡出與中國的競爭行列。金融風暴讓亞洲諸國感受到形成區域經濟對穩定經濟的重要性，這直接促成了各國高層間更頻繁與密切的經濟對話。

近十幾年來，在美國主導之下，北美、中美以及南美等34個國家的共識越來越高，擬在2005年年底前成立西半球自由貿易區，這將是繼歐盟區域經濟整合日益成熟後，再一次受到全球矚目的事件。相對來說，行之有年的東協自由貿易區，雖也有聲有色，但發生在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風暴卻使得它的進程受到嚴重的挫折。為了因應世界經濟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的格局，金融風暴後，東協顧不得自身整合不力的困窘也興起和東北亞中日韓等三國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念頭。雖然箇中不無困難，但理想上，為了付外來的經濟挑戰，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將會加強他們的經濟實力。一般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是短期資金大量在國際間流進或流出的結果。由於短期資金大量流失，造成許多企業財務週轉發生困難，其向銀行借貸的資金無力如期償還而變成呆帳，於是迫使金融機構必須把大量資金用來彌補呆帳，結果導致金融機構本身的週轉也出現問題，一場危機就如同骨牌效應般的爆發開來，難以收拾。基於這個著眼點，一般認為，如果東協國家能夠和東北亞國家組成自由貿易區，讓區域內的產品、資金和人才都能自由流動，那麼，廠商不僅不用再擔心匯率變化會影響收益，資源的分配也可以達到最適化。同時，區內亦可強化經濟安全網的建構與運作，例如美元交換計劃（dollar swap program），以避免或減輕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侵襲。形成自由貿易區後，其與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所組成的經濟體競爭，力量自然可因而加強。但事實顯示，東協與東北亞間，也就是所謂的「東協+3」仍未出現，倒是「中國+東協」所形成的自由貿易區已成立，並在逐步完善其機制與措施。

回顧發展，東協和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最先是2001年11月由中國總理朱鎔基參加在汶萊首府召開的「東協+3(中日韓)」高峰會上所提出來的。此一提案意在強化雙方的貿易和投資關繫。中國高層認為，此一戰略如付諸實現，進，可強化中國發展成為亞太強權的實力；退，可促進中國與東協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相互利益，減損因中國經濟崛起引發「磁吸效應」所帶給東協諸國的恐懼與壓力。當時東協對此自由貿易區的前景卻仍有所保留。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當時認為如果依照朱鎔基的作法，短期內中國將吸引許多原本在東南亞的投資，不過，就長遠的目標來看，東南亞將因為和中國擴大的經濟交流而受惠（BBC 中文網，2005）。畢竟，東協單靠本身的經濟力量是不足以面對全球化的經濟衝擊。後來東南亞接受中國的提議，並提早享受一些優惠措施，即：(1)在對東協有利的農業領域提前實施，也就是所謂的「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2)越南、老撾（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四國的貿易自由化延後5年；(3)對非世貿成員國提供最惠國待遇。這也是東協接受中國建議的契機之一（朱炎，2002）。終於使中國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得以順利推動。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建立後，一個包括汶萊、緬甸、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十國，擁有17億消費人口、近2兆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兆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即將形成。「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也將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中長期看，中國的龐大市場將吸收更多的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而東南亞國家也將成為中國企業向外投資的首選地區之一。有關「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根據雙方簽署的協定，2005年7月1日起，中國與東協全面啟動降稅進程，大幅降低關稅，並於2010年實現零關稅。同時，雙方在外交、經濟、交通、海關四個部長合作機制基礎上，又建立了總檢察長、青年事務部長合作機制，並在金融、農業、交通、資訊通信、公共衛生、人力資源、教育、旅遊、文化、科技、民間交往等領域進一步深化合作（中國標準諮詢網，2005）。

自1990年以來，中國和東協間的貿易額以年均約20%的速度遞增。2004年，雙方貿易額達1059億美元，更增長了35%。中國持續加速的經濟發展導致中國對天然資源的急切需求。而東南亞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中國在與東南亞的貿易中，進口大於出口，貿易一直處於逆差。中國對東南亞的出口互補性程度尤其高。中國從東南亞的進口主要是資源類產品。中國消費增加得很快，所以成為東協資源類產品的主要進口夥伴。東協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且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其他主要貿易夥伴。雙方在相互投資、承包工程及勞務合作等方面也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據新桂網報導，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前兩個月，中國與東協雙邊貿易額為166.3億美元，增長23.6%，東協首次成為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降稅進程的全面啟動等區域經濟合作帶來的商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東協企業開始抓住機遇，開展投資，中國與東協國家貿易往來正進入投資黃金期。隨著中國與東協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正式啟動，中國企業界眼見經濟的發展有了一種區域結構的轉變，乃紛紛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和行銷通路，開發海外市場，蔚為一種風潮。東協十國的經濟水準與天然稟賦並不相同，而各國不同的產業特性正好對應於中國自身區域資源多元化以及產業逐步走向多元化的經濟現實。就投資而言，中國過去一直都是資本輸入國，但這幾年，企業走向海外投資已為中國的決策階層所接受，其主要理由如下：對政府而言，中國的能源來源對外高度依賴，企業在海外投資可以多少紓解壓力，同時，中國外匯儲備日增，藏富於外，也可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企業而言，品牌、行銷、資訊以及資金等的籌措管道是弱項，海外投資有助於企業在這方面的提升，再者，可利用當地國與多國所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的優勢。不過，在此我們必須特別留意的地方是，這裡所謂的企業大多數是國營企業，背後仍是有政府政策為之撐腰，一般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上仍不熱衷。因而出現了「政府熱、企業冷」的窘境（中國網，2005）。

參、中國推動南中國經濟圈的戰略意涵

自中國成功地度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的經貿實力又更上層樓。中國對台灣採取高壓的「圍城」動作也更為明顯。2001年11月10日，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請加入的前四天，也就是11月6日中國順利地與

東協國家簽署了 2010 年可以完成的自由貿易區協定。順此態勢，中國也在其內部施行相同的策略佈局，與香港和澳門相繼推出所謂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於 2002 年 1 月 25 日開始協商，2003 年 6 月完成簽署，而 20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不僅如此，中國又於 2004 年 6 月初 9 個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區（“9+2”）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其中，CEPA 讓香港輸入中國的產品享有優惠，刺激香港對中國的出口，而讓原來香港對中之出口的衰退態勢，稍獲舒緩。這個效果是立即而明顯的。CEPA 對於投資者在情感與心理上會有所衝擊，而帶動某種程度的海外資本前來投資。長期而言，CEPA 對泛珠三角的外銷的影響可以很大。有了 CEPA 的協助，泛珠三角相關服務業的輸出將更有競爭力且最終超越區域限制。CEPA 也將協助香港外銷結構轉型，脫離低層次服務而轉為高層次服務業。CEPA 固然有使香港企業人才與專業人才大量流向中國而導致產業空洞化之虞，但 CEPA 卻也同時增加中國內地技術人力南向移動。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商業網絡將是香港強化其在中國商業地位的一種資產與助力。

從北京的角度看來，其與港澳建立 CEPA 既與 WTO 的原則規定不衝突，同時實際上又能給予港澳台在內地的投資更多的政策支援。並且，CEPA 的建立有利於發達和不發達經濟體之間建立優惠待遇。中國是以開發中國家的名義加入 WTO，而港澳台則是以已開發經濟體的名義加入 WTO。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在多邊貨物貿易協定中享有開發中國家的差別和更優惠待遇，在背離或執行有關義務方面享有較長的寬限期，以及在承諾義務和相關程序之審查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這使得港澳作為已開發經濟體與中國內地作為未開發經濟體之間自由貿易協定更具有操作的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貨物貿易協定中，由於 GATT 第 4 部分和東京回合「授權條款」，有利於發展中成員通過加入某些與發達成員結成的協定，來獲得單向的貿易優惠待遇。這一「授權條款」可使得港澳等已開發經濟體給予中國更優惠的條件，從而保護並促進中國內地一些弱勢行業的發展（郭萬達、馮蘇寶，2002）。

誠然，這些措施皆是藉自由化措施強化其國內與區域經濟實力，以因應加入 WTO 挑戰的戰略構想，同時，中國在推展宏觀的經貿戰略固然有自身全面的思考與需求，但確實 CEPA 不但要有助於港澳企業進軍中國，同時也為中國泛珠三角的省市帶來新的經濟推動力，並將「港、澳、珠三角」納入南中國對內整合與對外國際接軌的整個經濟戰略大架構的核心，台灣自然也是其試圖誘使被納入體系的對象。實際上在 2003 年 11 月，北京便曾對台灣丟出 CEPA 的構想，但為台灣所拒絕，因為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且企圖以「一國四席」將台灣框入，台灣方面認為這是對台灣主權刻意的矮化。誠然，中國在推展宏觀的經貿戰略多半出於全面的思考與需求，對台政策自然也是其核心的關切。中國將 WTO 與「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等戰略的結合無疑地對於台灣構成一種戰略性的包圍與孤立。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國一直有意透過軟硬兩手的慣有策略，以經濟的鎖鍊與政治的絞繩，將台灣逐步緊縮誘入其圈套，而加以主宰。

肆、中國與東協經濟整合的內在難題

有關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東協國家一直都是扮演先驅的角色。近年來中國隨著經濟發展擴張的需要以及對自身經濟實力信心的提升，對於區域經濟顯得相當積極。基本上，從戰略、安全、經濟角度的綜合考量，中國認為應依循序漸進的方式，先與東協合作，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然後再成立包括日韓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但在這種進程，中國並無法拿出一套完整的對策來說服東協對中國存有的深層疑慮。中國資本流入東南亞已逐漸蔚為風潮，方興未艾。復以，東協國家向來以華人掌經濟樞紐，這對中國資本的流入與經營有文化與網絡上的便利。依目前情勢判斷，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資本流入東南亞的趨勢應是不斷地增加，而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必有增無減。問題是，東協國家的政治發展長期受困於華人對原住民族群政治現狀的威脅。中國如果無法有效處理東協國家對於因中國崛起而伴隨而來的華人族群政治地位上升的疑慮，那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未來的發展，必然還存在一些風險與變數。準此，我們不能只見中國與東協經濟整合之功，而忽略其弊。東協人民對於台商與華商的區分自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能更具體標示出台商對當地國的貢獻，台灣與東協的實質關係的增強，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其次，東協這個集體內部相互競爭，缺乏互補，難以凝聚力量的現象，導致個別國家利益重於集體利益。再者，經濟合作所需的非經濟因素的支持，例如政治清明、政權穩定、行政效率、司法透明度及中立、社會和諧與社會公平等等因素。這些因素不管在中國或東協國家是常被批評的部分，也是這兩者的痛與致命傷，也為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開展，添加障礙與困難。台灣如能在上述領域保持領先，必可超越二者，而從差異的格局中獲取利益。

最後，自由貿易區絕非一個純經濟的議題。為了東協更整體與長程的利益，未來東協必須理解「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並不是一個關稅保護的貿易壁壘，也不是用來對付美國所提倡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之用，但容易嗎？有關區域政治的問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更露骨地指出，「應當有美國參與亞洲事務，作為對付中國的平衡物」¹。在防範中國的威脅上，東協需要美國的保護。美國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態度和因應措施，是未來值得進一步觀察的議題。不管如何，未來美國仍是東協最大市場，是東協經濟消長的主控者。東協在金融風暴的摧殘下，經濟脆弱，國防預算縮小，軍事安全上更需依靠美國以對抗可能的「中國威脅論」。東協對日本原來有很高的期待，但漸漸對感到失望，東協將更需要美國的支撐。如果說美國是超級霸權，那麼，中國則可以說是新興強權，美中關係的起落自然也會連帶地、某種程度地牽動東協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台灣無法著力於中國與東協之間自由貿易區的建構過程，但台灣應積極著力多邊，而

¹ 有關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對此議題之相關論點，全文見(<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27/Globe/2006.html>)(2005/7/14)。

從中利用中國與各國的矛盾中獲取得以發展的空間。

伍、結語：「唯自由貿易區」迷思的超越

面對區域組織不斷地冒出來，而台灣卻因中國的阻擾而始終被排在在名單之外。在研議中的東亞自由貿易區裡，也仍未見台灣的位置。對台灣比較不利的是，在區域組織的建構過程中，中國與東協在各個層面與管道都有新的進展，關係也就越來越綿密。相對地，台灣就越來越被排在對話圈外。而一旦台灣無法被納入自由貿易區，台灣對該市場的出口必須繳交關稅，無法享受成員國貿易免關稅或低關稅。此種排他性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會壓縮台灣中小企業外銷拓展空間。同時，台灣吸引外商投資的優勢，也將受到影響。特別是自由貿易區規範各成員的投資保護及各種投資貿易準則，有利於成員間的相互投資。此外，生產要素流通自由化將增加區域內投資的吸引力，也會增加區域內企業的彼此合作，區外投資者為了進入自由貿易區，勢必會增加在區內的投資，甚至轉移原在區域外的生產基地至區域內，以符合享受優惠所要求的原產地規定。果其然，這勢將吸引外商投資該區而減少對台投資，甚至也造成台灣資金更加外流。台灣這個短小精幹的經濟體，彷彿被孤懸在海上，與世隔絕。

不過，話說回來，台灣也未嘗就沒機會參加。事實上，就台灣的經貿實力，如果台灣缺席，對區域經濟而言將是一種損失。2001年5月21日，日本通產省發表年度經貿白皮書便曾提議，世界貿易組織有134個成員，其中90%均分別組成某種經濟合作體，以維護成員的經濟利益，唯有東北亞國家尚未成立類似組織以為抗衡，因此希望結合香港、台灣、南韓和日本，能夠成立自由貿易區。台灣被納入名單。而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也表示過，台灣不可能以「國家」的身分被納入研擬中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最主要得看研究小組如何考量，如果單從經濟層面，那麼台灣是可以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如果是以『國家』為考量標準的話，台灣將不會被包含在內（聯合早報，2000）。顯然，在理論上，台灣並非完全沒有機會。不過，當前對台灣最為不利的是，研擬中的多邊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尚未見到影子，而已在運作的「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不僅沒有台灣的份，並且，當環太平洋各國彼此間、甚至與區域外國家之間正積極進行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之時，台灣與各國間的洽簽卻都受阻於中國的打壓。在此情況下，台灣不僅不可能與中國有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而且在亞太地區的經貿交流上，逐漸有被孤立與邊緣化之虞。

面對此一趨勢時，台灣如何因應「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港澳」，乃至於中國境內（“9+2”）的合作框架的可能衝擊，乃為當務之急。政府除應以企業全球運籌與拓展市場為著眼點，研究規劃有利於台灣企業在亞太與全球市場佈局的對外投資策略，讓企業在發展與尋求低成本、取得技術和市場等不同目的的海外投資策略上，做一全盤且適當的搭配。在目前中國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打壓的狀況下，台灣一方面要從容易做的做起，另一方面也要拋棄「唯自由貿易區」

的迷思。在容易的方面，可從據有戰略意義的邦交國開始做。事實上，台灣與巴拿馬簽訂自由貿易區，便是排除中國阻擾的一種出路，而今(2005)年9月22日，陳水扁總統在陳唐山部長陪同下訪問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友邦，並與瓜地馬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將可為台灣進入今(2005)年年底即將成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找到一塊墊腳石。同時，在這個美洲市場的大架構下，台灣與五個邦交國的高峰會上所承諾兼具「協助台商全球佈局」與「鞏固邦誼」的美金2億5千萬美金的「榮邦專案」，亦將有助於突破亞太既有框架而鼓勵台商投資美洲大市場的戰略意涵。

在突破「唯自由貿易區」的迷思上，台灣應讓自己有其他的選擇出路。台灣自然不必放棄與它國洽簽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但在未得之前，不妨以個別單項的投資協定，也就是說以「零售」而非「批發」的方式進行。同時，台灣也不必將此一挫折視為台灣經濟的世界末日。事在人為，台灣仍可以在框框之外找到生存縫隙。與其坐困愁城，不如跨出去多尋找一些合作的生機。台灣宜與科技與知識經濟發達之先進國家多進行有助於經濟環境改善的官方交流，包括在金融、農業、交通、資訊通信、公共衛生、人力資源、教育、旅遊、文化、科技、民間交往等領域，以加大台灣與週邊國家之間的落差。此外，不管在中國或東協台商皆相當活躍，因此中國與東協之間的自由化將使台商在兩地的移動更加便利。由此著眼觀之，「台灣」雖被排除，「台商」卻未被排除。因此，如何打造台灣成為台灣進軍世界舞台的後勤支援與運籌帷幄的大本營，是我們可以給予正面思考的戰略方向。

參考書目

- BBC 中文網。2005。〈朱鎔基承諾與東盟加強關係〉《BBC 中文網》，11 月 25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040000/newsid_1040000/1040088.stm)。
- 中國網。2005。〈中國的「東南亞熱」能否保溫？〉《中國網》，9 月 20 日 (http://66.102.7.104/search?q=cache:IPs2qSkT2V8J: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i/161208.htm+%E4%B8%AD%E5%9C%8B%E4%BC%81%E6%A5%AD+%E6%9D%B1%E5%8D%97%E4%BA%9E&hl=zh-TW&lr=lang_zh-TW)。
- 中國標準諮詢網。2005。〈東盟成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貿易正進入投資黃金期〉《中國標準諮詢網》，4月2日 (<http://www.chinastandard.com.cn>)。
- 朱炎。2002。〈中國大陸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展和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activity/2002PF-vol/301%E6%9C%B1%E7%82%8E.PDF>)。
- 郭萬達、馮蘇寶。2002。〈在 WTO 框架內建立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2001 年年度研究報告之五》。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http://www/cdi.com.cn/200203/arr.5-doc>)。
- 聯合早報。2000。〈東亞自貿區是較長期目標〉《聯合早報》，11 月 26 日 (<http://www.zaobao.com/cgi-bin/asianet/gb2big5/g2b.pl?/special/asean/pages/asean261100b.html>)。

Taiwan's Strategy to China's Southward Expansion

Jiann-fa Yan

Vice Chair, Research and Planning Committe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aipei, Taiwan

Abstract

Since the US triggered the overwhelming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then in Iraq, China has witnessed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US. Chinese leaders understood that it was unwise to confront the U.S. Chinese leaders looked to Deng Xiao-ping's emphasis on stability and his low-profile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 US. H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approchement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come Beijing's priority in the foreign policy. For a strategic purpose, this is the way to make allies against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November of 2001, China applied for its entry into the WTO. Prior to it, China had successfully signed an agreement for the free trade zone with the ASEAN. In the wake of its entry into the WTO and signing the agreement of ASEAN-China free trade zone, Beijing put forth the packages of the CEPA and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PPRD). No wonder that China's southward economic expansion will contain or isolate Taiwan. With these confinements, Taiwan needs to try her best efforts to find her own way out. Although Taiwan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she still has a chance to use her advantageous positions to serve as a regional hub in the global economy.

Keywords: Low-Profile Wisdom, WTO, ASEAN-China Free Trade Zones, CEPA, PPRD,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China.